

母亲的季节

李法庆 著

我们不再是一尘不染的孩子，但母亲已无声无息地沉入泥沼，我们从心底发出由衷的感叹：还是让我们成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吧！



母亲的季节

李法庆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的季节/李法庆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300-17791-5

I. ①母…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9405 号

母亲的季节

李法庆

Muqin De Jiji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18.75 插页 1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0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流淌不尽的怀念与诗意

刘兴雨

透过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镜片，读着厚厚的两大本大字体《母亲的季节》，我时而在心里冒出这样的念头：这是我认识的那个李法庆吗？

如果不是20多年前就认识了他，单单读这样的文字，我会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职业作家的作品。

虽然他在20多年前就获过全国的奖励，在没有一等奖的情况下他得了二等奖，但毕竟只是一个微型小说；虽然那是从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作品中选出来的，但终究小了一点。凭运气、凭机智都有可能获得。

我曾经当过他的编辑，但更多的时候是他帮助我，作为一个医生，在我对孩子的病一筹莫展、急得心急火燎的时候，他以那真诚的微笑，化解了我的烦恼。后来，我的孩子病好了，他似乎也消失了。我虽然偶尔还能想起他来，就以为他已经一门心思弃笔从医了。似乎20年间他没再写什么东西。当我读完这部长篇，我突然感到，就像每天看门前弱不禁风的小树，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参天大树，我的惊讶和惊喜真是难于言表。

看来真像他自己所说：医学是我的妻子，文学是我的情人。表面看，他已经远离文坛，可在心灵深处，依然供奉着文学这尊在别人看来已经式微的神像。

当他把自己的长篇捧到我眼前的时候，我说我不懂长篇。这不是拒绝，也不是找托词，而是实话。尽管青少年时大量阅读了古今中外的一些名著，但这是那时人们的风尚，只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像现在的人们看电视上网一样，没有

琢磨，更没有研究。近年来，由于兴趣转移，我只读过《白鹿原》、《沧浪之水》、《中国 1957》等有限的几部长篇。由于视力减退，对长篇小说我一直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可他一直把我当成无所不能的编辑，就像刘翔跨栏能行，就长跑也行，甚至投掷、跳高、游泳也都能行似的。我知道自己不行，却无法拒绝他，因为他的真诚，因为他对我的信任，因为他对我的帮助，也因为我对他文学天赋的信心。

在将稿子交给我的时候，他表示出了希望我写个序言的意思，我实在有些诚惶诚恐。这就好比让一个旱鸭子对那些游泳高手进行点评一样，非得让大方之家嘲笑不可。我就想学别人教我的偷懒的写序办法，看看开头，看看结尾，然后敷衍成篇。

可没承想，看起开头竟然就再也放不下了。虽然知道这就是写一个母亲的一生的作品，但依然让我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不像读有些作品，努力想看，却好像遇到了一堵墙，怎么也进不去。

读这样的作品，仿佛观赏一条清澈的小溪，纯净、透明，偶尔能看见其中有几条小鱼在晃动，悠闲自在又充满生机。母亲的一生跃然纸上，他真挚的怀恋就像流淌不尽的河水，缠绵而多情。

一般讲，一个长篇如果没有一个惊心动魄、环环相扣的故事，很难让人拿起就放不下。可李法庆却走了一条险路，凭着他娓娓道来的讲述，让人不知不觉地沉迷其中。无论是兄弟杀手藏身水洞，母亲只身犯险，还是父亲与别的女人调情被人家丈夫撞见，虽然也充满惊险，可你感受到的不只是惊险，而是一个母亲的大义、宽宏，一个女人的胆量和心胸。这要比一味地制造紧张氛围高妙许多。我不会喝酒，但我也想拿喝酒作比方。有的作品是高度的二锅头，辣而呛人，可有些人就喜欢那个冲劲儿。有的作品则是香醇的茅台，让人在欣赏和品味中沉醉。而李法庆的作品属于后者。

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虽不美丽但却有一个美丽的心灵，虽没文化但却有深厚的民族精神的积淀，虽然臣服于父亲但却坚毅、百折不挠的母亲形象。这个形象在儿子心中，也在读过它的读者心中。

写小说是让人读的，所以作者要与读者沟通，你会讲故事，有声有色固然容易先声夺人，可如果你没有内涵，人们可能就像渴了咕咚咕咚喝一瓢凉水，解渴固然解渴，却没有什么值得回味。要想让读者回味，就要有内涵。而这个内涵，很多作者是缺少的，而李法庆却并不缺少。

他对人类真诚、善良、美好的歌颂是发自内心的，对大自然的敬畏是发自内心的。这在人心浇薄的时代，显得那样珍贵。

真正的文学理论家刘再复最近在谈到文学创作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最伟大的作品一定兼有两个特征，一是宏观历史构架下的深广的精神内涵，二是细部的诗意描写。李法庆是否具备了历史构架下的深广的精神内涵我不敢擅下结论，但他的确做到了细部的诗意描写。比如他在写一个苏联女兵面对自己同胞贬低中国女子也就是母亲的时候，她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女性的一边。作者是这样写的：

她以跨越国界、超凡脱俗的胸怀，站在女人们共同开掘出的沟壑里，齐心协力维护山涧的尊严不被淤泥污染。这是说，在静静的、庄严的山坳里，不能只有松柏的挺拔，曲折婉转的藤蔓也要爬出令人称美的图案，在绿意掩映的陡坡争得一席之地。

就是写斯大林、希特勒这样的人物，他也不乏诗意，间或带点幽默，他说这两个人都留有独具特色的胡子，仿佛谁的胡子浓，谁就能统治这个世界似的。说斯大林高傲地擎起大号的烟斗，烧毁一切企图摇晃他的人。

哪怕写一些日常的景色，也常常出人意表：

夕阳似乎也被这一声枪响惹恼了，愤愤地沉入山底。

凛冽的寒风仿佛是一针催产素，帮助母亲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了出来。

寒冷像被勇敢的猎人驱散的狼群，没什么可怕的。

地球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初升的太阳一时还搞不明白。

这样让人眼前发亮的句子几乎俯拾即是，让我惊叹，他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读着这些句子，我不禁疑惑，这些优美温馨的文字难道是从整天在观片灯前沉思的人手中流出的吗？

也难怪，搞文学的和搞医学的天然就接近，他们都以人为研究对象，不过一个是研究人的肉体，一个是研究人的精神而已。中国的现代作家鲁迅、郭沫若不都是学医出身的吗？

父母能舍得把女儿嫁给一个小女婿吗？好比陡峭、寒冷的喜马拉雅雪山，能委身于不被人看好的热带丘陵吗？

人在幼稚的年龄往往自以为成熟，常常用虚假的成熟掩盖真实的幼稚。

感情这东西如同水壶里烧开水，不能对它压制太长的时间，不然它会急剧蒸腾、肆意膨胀，顶翻颤动的壶盖发出咕咕的吼声。

不再引述了，感兴趣的读者自己去看吧。小说中没有惊险、刺激，可我却在这这样优美的语言中流连忘返，这也许就是文字的魅力吧。这样的文字不是凉水，而是上好的茶水，让你细细品味，让你余香满口。

母爱是一条河流，流淌不息；思念也是一条河流，不息流淌。两条河流在一个叫做诗意的入海口汇合。难怪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依然让人兴致盎然。还是刘再复说得对：“文学不是头脑的事业，而是性情的事业与心灵的事业，必须用眼泪与生命参与这事业。”李法庆正是用他的眼泪与生命给我们留下了这些难忘的文字。

本来视力衰退不想看太长的东西，但看了他的东西，觉得为了这样的文字眼睛累一点也是值得的。不知别人看了感觉如何。

2012年7月29日于程和鑫居

目 录

卷首语 / 001

房子的寓言 / 002

煎饼、地瓜干儿与海潮 / 010

十门沟 / 052

回音壁 / 143

阴阳传奇 / 147

拯救 / 226

墓园 / 281

卷首语

当你衣食无忧、自由自在地活着，偶尔会感觉生命如一堵闲置多年的墙，上面杂乱生出几根单调无聊的蒿草，无情地搅乱了晶莹的双眸；当你病入膏肓，不免留恋被阳光包裹的日子，蝴蝶的翅膀精美绝伦地在天空下传递季节的消息。

那么，你自己去选择吧，无所谓甜或苦、对与错。在一座横跨时空的孤岛上，历经沧桑的古人早已为我们搭起了一座航标的灯塔，也为我们修好了墓园。

房子的寓言

铺开公鸡的矢状断面，在地图的东北方向，公鸡的颈
胸交汇地带，真正的房子在山坡的一隅傲然耸立……

这座房子是粉红色的。无论隆冬或盛夏，它的温度是恒定的——就是人体的温度。

它有时很大，如地球；有时很小，如一个倒置的子母梨。在房子的两个顶角，各自连接着一条空心、迂曲的绳子，绳子的远端膨大、光洁，状如含苞的花瓣，又恰似冰清玉洁的巧手，每月都在准备抓一粒饱满的种子。巧手背后偏下的地方，两个带有花纹的桃核悬挂在随风摇摆、彼此遥望的树枝上。这座房子庄严、神秘，好似虔诚的僧侣日思夜想的圣殿，但也不是凹凸不平、忽明忽暗的迷宫。它并不完全直立，可以向前倾斜，也可以向后歪折，但多数是向前弯曲成一条凄美的弧线。毫不夸张地说，它柔软、随和，是一位没有国籍的大师用几种稀有纤维编织而成的——比钢筋混凝土还坚固。无论刮风下雨，冰天雪地，它以其超凡的智慧，始终保持室内舒适安逸、风和日丽。

也许你还看不出它有多么出众，但当你不把它当成房子，而把它当成普普通通、白色或黄色的茧壳时，就会若有所思、肃然起敬，发自内心地喟叹造物的神奇——大千世界，哪儿也找不到这么若佛似仙的房子，是满腹经纶的大师在出神入化的夜晚弹奏出的华美乐章！

早年，它孤单无援，起码在传统岁月，近二十年的光景不接纳主人——第一个主人至关重要，后来者怎敢轻易造访。好在寂寞的房子旁边，两个高悬的桃核是它忠实的邻居——那两条空心绳子是连接它们的纽带。欣赏这所房子无须选择时间，春夏秋冬都适合驻足、浏览，地点是固定不变的。世上有一半这样的房子。它与生命形影相随，或借天地之灵气把自己打扮得落落大方，招惹蜜蜂唱着情歌前来探寻，个个摆出一副捷足先登的姿态。

在没有主人的日子里，它以蓄积能量、强筋壮骨为己任，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蛊惑、刺激，它都能靠天真无邪的本能一一化解，因为地基还不牢靠，它还要抽出时间每月粉刷一次墙壁。

第一次粉刷墙壁时，它肯定吓了一跳：那么宝贵的东西都流走了，莫非自己真的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后来它适应了，并以此为荣。它想：粉刷墙壁是必要的，往高高在上的脑子里填充思想更是不可或缺的；那就让两样东西一起来吧，

谁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有一天，在某个兴奋而又值得纪念的日子，房子外面锣鼓喧天，鞭炮声吓跑了头顶那片好奇的彩云。天色向晚，一只皮肤黝黑、活泼可爱的小蝌蚪在装饰一新的房子里停留片刻，又马不停蹄地向前赶路了；别看他小，头脑却聪明，知道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然是从另外一个池塘远道而来，当然不乏刚毅、披荆斩棘的性格。小蝌蚪瞪大机灵的眼睛，终于发现了房子的一角——在空心绳子的入口，点点亮光为他指明了方向。路还在延伸，小蝌蚪在向绳子中心游动的同时，已向远处发出了比友情还要强烈的信号。辗转反侧的桃核听到了这一声声召唤，准备放出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在空心绳子的中央静心等候。

蓄势待发时，珍珠问桃核：我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桃核的脸色涨红了，原来脉络清晰的外壳显得杂乱，隐约鼓胀出几条沟痕。核桃佯装镇静地回答：替我去办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办妥之后，你就不是你自己了，但你会比现在更洒脱自如！

珍珠的天性纯真无瑕，只注重过程，不计较后果——她赤裸裸地、毫无牵挂地上路了。道路一片漆黑，看不清周围的秀丽景色，只凭借直觉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踽踽前行……她看到了，总算看到了，对面一个同她差不多大小的东西映入眼帘：这也许就是远方的客人吧？

小蝌蚪也加快了步伐，仿佛对方有巨大的磁性在吸附着自己。他显然是兴奋了，前进的同时忘不了扭动几下艳丽的尾巴，在这旁若无人的轻歌曼舞中，自信、炫耀的本色昭然若揭。过了不长时间，小蝌蚪和珍珠在空心绳子中央相遇——似曾相识，百感交集。

“我可是百里挑一，”小蝌蚪不无吹嘘地说，“一路跋山涉水来到这儿，真不容易呀。幸亏找到你了。”

“我也是一枝独秀！”珍珠不甘示弱。

“你确实是一枝独秀，开花的时机不早不晚，正是好时候！”

随后连说话的空闲都没有了，小蝌蚪和珍珠相互吻抱、碰撞，合二为一交融在一起。过去的音容笑貌不见了，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崭新的形象，狭长的空

心绳子已经容不下这个好动的组合体了。他转回头，朝着房子的方向往回游；绳子好像也明白了他的意图，蠕动着柔韧的纤维，帮助他返回到那座古色古香的房子里去……

这房子在耐心地等待着——多年的风吹雨打，它已成熟长大了。冥冥中有一种预感：曾经在屋里停留片刻的小蝌蚪迟早要回来的，除非遭遇灭顶之灾。

新的形象确实浑然天成、鲜嫩可人，囊泡的表面闪闪发光，不需衬托，只需贴紧宽厚、滑润的房子就足够了。他在房间左顾右盼，想找一个有床的地方；古人仿佛多次验证过，世间的一切生灵都在为一张床奔波——在床上玩耍、成长、老去。他想：同地球相比，房子实在是太小了；同房子相比，床更是微不足道，但谁也离不开它。我要找到这张床，躺在上面睡几百天，养足精气神儿，等将来离开这所房子去干一番大事业。这样想着的时候，他发现在房子的墙壁处有一片滋润的土层，就顾不得囊泡的体面，风一样扑过去，贴在床上安稳地睡着了……恍惚从梦中醒来，借着房角的亮光向外张望，增粗的绳子和稍扁的桃核映入眼帘，邻居以其简单独特的方式欢迎他这位陌生的主人；环顾眼前这张床，还是蛮柔软惬意的。

四周过去，他体态朦胧，如一团柔软的海蜇。八周过去，他的心脏开始温和地跳动，眼睛、耳朵、鼻子、口腔画在脸上，不是浓墨重彩的山水画，而是随便勾勒的素描。十六周过去，他长出的毛发稀疏弯曲，还能够用呼吸保护自己，佝偻的身躯偶尔也能挺直了。二十周过去，他的皮肤被染成了浅红色，毳毛在其上随风摇摆，如柳絮吸附在春天松软的土地上。四十周过去，它成熟了，不但有光华的头颅，四肢更不甘寂寞，举手投足间彰显丰满墩实的体态……

不能没有水。在他居住的、富于弹性的房子里，成长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一直有水陪伴。水起初是晶莹透明的，如山谷里涓涓流淌的小溪，把他的全身都冲刷得干干净净，无丝毫瑕疵。在往后的日子里，小溪积攒成江河，他在里面自由自在地翻滚，不管遇到多么恐怖的惊涛骇浪，他俨然是个先知，提早就想好了应对的办法。他通过频繁地吞吐，把杂质排向河床，让身体在洁净的江河里无忧无虑地游动，时而沉入水底，时而浮出水面，像鱼儿一样哼着动听的歌谣。

江河总要汇聚成海。周围的汪洋大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浪冲天，时而

混浊不清，经常和生命开玩笑。为避免脆弱的生命在水里萎缩、破裂、夭折，让生命接触到第一缕阳光、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船更是不可或缺的。在潮涨潮落的日子，船始终附着在背向光明的墙壁上。担心他在浩瀚的海中迷失方向，船甩出一条管状的绳索，牢牢地拴系在他的肚皮上，不管遇到什么困苦，只要有这条绳索，他就什么也不怕了。通过这条绳索，船无时无刻不在向他输送所需的养分、智慧……

他的心开始有些浮躁：离开这所房子就意味着背叛，不离开这所房子注定要死亡。他想：还是离开吧，让房子也歇一歇，还有许多新主人在门外排队等着呢。在即将离别的日子，他洒泪为房子唱了一首小夜曲——

离水远的是阳光
离山近的是白雾
当你惋惜房子里没有百灵
风正把小草摇醒
真的，不能缺少树
有树才会有风景
房子里还有什么任你去想象
想象如海岛一样朦胧
请守住这一片寂静
让寂静打湿你的纯情

房子悉心倾听着，领会了他的意图；在绝望、悲伤的重重包围之中，房子开始有规律、对称地收缩，一门心思要帮助主人离开自己。近十个月的亲密接触，主人觉得房子实在大公无私、宽敞明亮，他缺什么，房子就给什么。他说：“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你太富有、太慷慨了。”

“你必须离开，现在是时候了，”房子恋恋不舍地说，“等你离开，马上就会发现我确实是太小了。”

尽管伤心透顶，他还是很有礼貌、非常理智地同房子的邻居——道别。

他对远方的桃核说：“我身体的一半都是你给的，我拿什么来感谢你呢？”

他又对近处的空心绳子说：“没有你帮忙，我就无法安全地在这所房子里住下来，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呢？”

这些表白纯属多余，桃核和空心绳子谁都没吱声，用古板呆滞的神情回答他：我们天性如此，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一提。他咬紧牙关，闭上双眼，权当方才什么也没发生，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就像大多数昆虫必须要在茧壳里熬过潜伏期，或遍体花纹的蛇靠冬眠来获取别一样的生机。

他横空出世，还带走了对他恩重如山的那条小船。

坦白地说，从离开房子的那一天起，他才真正变成了我或你。对于哺乳动物来说，只有脚下踩着土地，周身接受阳光照临，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的开始。房子固然忍辱负重、吃苦耐劳，但到一定的时刻就成了他的束缚、羁绊，不再是他施展才华的绝佳之地。更坦白地说，离不开房子的生活不免枯燥乏味，但你的内心舍不得抛弃它，时间越长越是牵挂它、惦念它，怕它坍塌凌乱，沦为废墟。住着的时候，你可以嫌弃它；离开的时候，你又不得不怀念它。你曾经牢骚满腹，怪自己在房子里和动物成了一族。其实你应该庆幸狂欢，你比孤独的老虎、凶残的狮子以及好动的野猴又能聪明多少呢？

面对阳光、空气的刺激，他或她莫名其妙地哭了。这哭声在时间的长河里沙沙作响、永不停歇，日月星辰、花鸟鱼虫融入其中，用各自独有的审美方式欣赏着这千篇一律的哀鸣。

房子对他说：“你一定能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会时刻在暗中保佑你……别抱怨自己没有房子。”

房子对她说：“你身体里也有房子，长大了也会有人来住……珍惜房子吧，里面没有一样坏东西。”

铺开公鸡的矢状断面，在地图的东北方向，公鸡的颈胸交汇地带，真正的房子在山坡的一隅傲然耸立……

阳光越来越强烈，把山沟照得银光闪烁，似乎迟早要燃烧起来。山和房子开

始向相反的方向运动——既难舍难分、泪流满面，又孤注一掷、大义凛然。山逐渐缩小、模糊，向大海漂移，沉入海底；房子缓缓放大、清晰，向视野靠拢，贴在视网膜上。披在房子身上那层神秘的外纱被一双手慢慢揭开，暴露在绚丽的阳光之下。它简洁素雅，结构单一而出神入化，不需人工雕琢，更用不着画龙点睛。它如同一棵参天古树，虽然一年四季几乎都是一样的面孔，但从未忘记张开宽大的叶片，为脚下的小草遮风避雨，让卑微的生命蓬勃向上。倏忽间，房子干脆变成了两根晃动的柱子向一起倾斜、贴近，搭成个“人”字形以后就固定不动了。这人是拓展延伸的，心胸开阔，没有污点，情深意切，毫无装饰，就是由两条简单的弯曲线条叠合而成，理所当然值得褒奖称颂，甚至屈膝膜拜。——凡是有女人的地方，就有这样的房子，它简直就是世上所有母亲的另一个乳名！

一种千古不变、日久弥新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像风吹过草尖一样婉转缠绵，吹得露珠在草叶间顽皮地滚动；又如火炉旁的对话，壶里的水咕噜噜冒着水泡，蒸汽笼罩了整个屋子。这声音不知疲倦地嘀咕着，勾人魂魄，除妖祛邪，自然少不了天籁之音。

她说，我不过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比如给一棵树苗培几锹土、浇几盆水，让单薄的嫩芽发育成一片翠绿的叶子。冬天到了，我要提早给树干包上一层厚厚的草，有了这一件棉衣，树干就不怕彻骨的北风来扎它的脊梁了。她还说，你没见过秋天下雹子吧？等有机会我领你去看。雨还在下着，忽然天更暗了，一阵狂烈的冷风刮起来，灰白的、玻璃球大小的雹子从天而降，噼噼啪啪在地上打滚儿，好吓人啊。这时你可千万别忘了掀开衣襟，把怀里的孩子藏到衣服里——孩子的脑瓜瓢多娇惯呀，若让雹子砸上去，不砸出个坑才怪呢。她又说，别嫌我絮烦，等我不唠叨的时候，会有人接着唠叨，一代又一代，日子就是这么过的。你千万要记住，别总给孩子吃飞禽走兽，驴肉固然好吃，一旦吃多了，孩子的驴脾气就上来了，抬起蹄子会把人踢伤的。让孩子多喝些玉米粥没坏处，既健脑又养胃……

声音变得单一、粗糙、具体起来，一串串音符在草叶间、火炉旁闪烁，纵横交错的光点映在露珠、蒸汽表面，点画出一位身材矮小、并不漂亮的母亲形象——女人不都是这般模样，别人的美丽更反衬出她的善良。在她时急时缓的呼

喊声中，儿女们迈着形态迥异的步伐，陆续从她温馨的风子里走出来——

长子：1952 年出生，智力低下，死于狂犬病。

长女：1960 年出生，固执迷信，热衷歪理邪说。

次子（我）：1962 年出生，喜欢沉思默想。

三子：1964 年出生，生后全身硬肿，不幸夭折。

四子：1966 年出生，游手好闲，花言巧语。

次女：1969 年出生，常年在外面，思乡心切。

房子的布局、结构、色彩都业已说清楚，没有什么需要补缀了。但愿面对青山绿水、七彩阳光的芸芸众生（无论老人或儿童），有时间请暂时变换一下躯体，凝成一个点再回到风子里去少住几日。那时，岁月年轻了，你年轻了，房子也跟着年轻了。

在季节眼里，母亲年轻时婀娜多姿、风华正茂；头发乌黑、飘逸；眼睛含笑、传神。她的那双光泽而富有弹性的腿呀，走在绿浪滚滚、番茄乍红还青的田野里，几只蝴蝶、蜻蜓离开了随风飘动的花朵，争抢着在她的膝前飞舞、徘徊，甚至贴到她那散发着田野气息的皮肤上。她扔掉手中的番茄花，轰散尾随在周围的蝴蝶、蜻蜓，顺手擦去鼻尖上热乎乎的、正在滚动的汗珠。而蝴蝶、蜻蜓并未理会，也没有疲惫，仍然执着、痴情地画着忽圆忽扁的弧圈儿，洗耳恭听那搅乱时空、在季节的翅膀上循环往复的歌声——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母亲哪里知晓，这些蝴蝶和蜻蜓正是嗅到了番茄的香气、听到了泥土的歌声，才款款向她飞来，不忍离去。